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

宗澤

子穎

呂好問

子本中

張慤

權邦彥

滕康

李邴

季陵

汪藻

葉夢得

曾開

弟幾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翟汝文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氏夢天大雷電火燭其身而生

幼蒙夾有大志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呂惠卿檄視河壩事兩

澤適喪子弗顧遽行中使督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相望

澤上書其帥請少需之至春不擾而辦擢知龍游爲民建學校

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請升縣爲軍不聽

澤曰承平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思吾言耳又知掖縣却使者市牛黃得旨報罷通判登州州境官田數百頃皆不毛歲橫取於民以供賦澤奏免之會方取道登州渡海結女真謀攻莽丹澤歎息曰天下自此多事矣乞歸結廬東陽山谷閒靖康初中丞陳過庭等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撓恐害和議罷其行命知磁州時兩河失守之官者率託故不行澤卽日單騎就道磁經殘破人民逃徙帑廩朽然至則繕城浚池治器械募義勇爲固守之計上言請與邢洺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常得十萬勝兵矣帝嘉之就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騎數千薄城澤擐甲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止之曰肅王去不返今又詭辭以致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詔

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請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
王不從乃自將趨之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之大捷金
留兵分屯復遣壯士夜擣其營破三十餘砦康王開大元帥府
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言君父望救何啻饑渴願王引軍直
趨澶淵不可因和議阻師汪伯彥等難之王遣澤先行自是不
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勸王
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宣撫范訥知興
仁府會林合兵入援皆不至澤獨以孤軍進與金人遇遣陳淬
孔彥威屢敗之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敵果至又敗
之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擊又敗之兵進至衛南澤計將
孤兵寡非深入不能成功遇敵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
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

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敵退却數十里。澤曰。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康王承制拜爲徵猷閣待制。澤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自滑趨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時邦昌已僭位。王移書約會近郊。按甲觀變。澤上書陳天意有在。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今天下屬望在於大王。惟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億兆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諍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復累表勸進。高宗卽位。入覲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與李綱同入對。慷慨論國事。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時方議割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

傳之萬世。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請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彰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怖。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年已六十。九開封尹闕緡言。非澤不可。徙知府事。時京城樓櫓盡廢。畱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威望素著。旣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出師以挫敵。復軍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百人爲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各以牌書伍長甲正至隊將部帥正副姓名。令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軍統制。領之。有所呼召。按

牌以遣軍賞功。司申明軍政。又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盜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漸屏息。民賴以安。巨寇王善、楊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各擁衆數十萬。少者數萬。澤遣人諭以禍福。勸令立功。悉解甲聽命。疏請上還京。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令延置別館。澤上疏爭。且曰。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降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猶以爲非。許景衡抗疏力辯。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澤視師河北。還疏言。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之言和議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之言和議者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惟陛下熟思審慮。昔富貴者爲是乎。罪累者爲是乎。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奈何輕棄以資敵乎。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

又疏京師腹心也。兩河雖未寧。特一臂之不伸爾。豈可因一臂而并棄腹心。昔景德間。王欽若陳堯叟紛紜勸幸。惟寇準毅然請征。臣非敢望準。然實以章聖望陛下。凡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輒爲潛善等所抑。兀術渡河。謀攻汴。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長驅。正坐斷河梁耳。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敵聞之。遁去。明年復自鄭抵白沙。去汴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衍方與金兵戰。伏起。前後夾擊敗之。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間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捕得斬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及燕人何仲祖持書來招澤。數俊民罪。并金將皆斬之。而貸仲祖。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

選兵五千令部將張撝馳赴力戰而死急遣王宣往救破敵走之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多以勤王爲名朝議欲下令禁止澤疏言自敵圍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朝臣無遠識不能撫而用之使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爾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及諸處節義民兵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其幾此詔一出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效忠義者哉遼人王策爲金將往來河上被擒澤釋而禮之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會轉資政殿學士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則無不成自去秋至今春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車駕若不早回民心何所依戴

今丁進兵數十萬願護京城李成亦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
楊進等兵百萬皆願同致死力矧諸將聽命萬民引領日望官
兵之至以幾而言中興之兆可見陛下宜乘此時收復伊洛捍
蔽滑臺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虞乎近聞有旨於儀真教習
水戰此規規偏霸之謀楚人城郢之計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
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澤在中原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
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久之上無還京意澤又疏言聖
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
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其上皇所御
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爲迎奉
之所使天下孝親敬兄是以身教也不報澤以中原無所倚仗
請於上命親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汪黃輩譖澤心懷異圖

召拜門下侍郎陽爲尊任而實奪之權澤憂憤疽發於背諸將
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
死無恨因口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翼日
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年七十薨都人號慟
遣表猶力殯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以側身嘗膽自勵
不肯安居美食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連結燕趙豪傑自謂渡
河尅復可指日計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幕府素得士心
都人請以繼父任會已命杜充用爲留守判官充反澤所爲大
失人心頴屢爭不從乃持服歸自是豪傑離心將士去者十五
兵羣聚城下輒復爲盜而中原不守矣後終兵部郎中

冊曰天地反常南北間別伯紀汝霖奮起閩浙中州淪喪

本實先撥英雄齋恨千古嘔泣

呂好問字舜徒以父希哲廢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監東獄廟改揚州儀曹蔡卞爲帥不肯攀附欽宗立以薦爲左司諫遷諫議大夫章前後數十上首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又請削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前元符上書獲譴者時金兵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不報復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上知其忠遷吏部侍郎入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好問獨不去諭曰若屬心誠忠義然駕出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訕服麾其

徒退從帝再幸金營帝留乃遣好問還會張邦昌立用爲事務
官攝門下省勸邦昌使居直廬去衛士袍帶非金人在旁不必
服文移不當稱聖旨歲月仍靖康二年吳玠莫俦請見金使於
紫宸垂拱殿好問曰恐宮省故吏憤駭變且不測邦昌矍然而
罷王時雍議肆赦好問言四壁之外皆非我有赦將誰問又密
遣人遣書康王言金人謀以五千騎襲取王王能擊則擊之否
則宜遠避且言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旣又語邦昌
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亟遣人推戴則功無出其右者
乃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詣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
還議留兵以衛好問曰北兵不習風土恐不相安又欲留一勃
董曰勃董貴人也有如致疾則負罪益深乃止金人旣行趣遣
使詣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

聞高宗卽位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上勞曰賴卿之力宗廟獲
全除尚書右丞李綱及侍御史王質論其嘗汗偽命不可以立
新朝上曰好問始終心跡明白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疏
言臣若聞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恩所以甘受賢者之
責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復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
桂州六子 本中字居仁幼敏悟曾祖公著奇愛之公著堯帝
后臨奠諸孫揆中弼中用中忱中羅立庭下后獨進本中摩其
首勉以忠孝及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究竟三人疑異未嘗苟
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坐黨事廢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
士曹掾辟大名府司幹官宣和六年除密院編修官靖康初歷
職方祠部二員外郎以父嫌奉祠父憂服除改直秘閣紹興六
年召見賜進士出身權起居中書二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

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繳還曰此非宮中府中一體之義監草場苗互以賊敗詔黥之本中言若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況其中或有枉濫異時雖欲收拭容可得乎願酌令常罰上皆從之七年上幸建康奏當今急務必先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然後練兵謀帥使江南北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內侍鄭誥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當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議以統兵之任何耶命遂寢引疾乞祠復召爲太常少卿兼侍講權直學士院通和使至言當示以僉約不在供饋過侈令無缺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爲

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輒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不從。與趙鼎深相知。會草鼎遷僕射制。有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何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誣以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奉祠。卒諡文清。學者稱東萊先生。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并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於世。

張慤字謫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進士。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勤王兵集。慤飛輓踵道。卽用元帥府印給監鈔。以便商賈。不問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上。爲感悟。建炎初。爲戶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隄。恨不殲殄其類。以報

國家之警。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寓兵於農。募民聯以什伍。使合力拒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爲立法精詳。前此論民兵。皆莫能及。詔集爲書行之。俄賜巡社爲忠義社。專蒞安撫司。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熬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嘗諤有大臣之節。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高宗每念之。謂其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上舍登第。調滄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陞司業。積十年餘。改直秘閣。知易與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

三黜議不合鑄職知冀州高宗開府起兵衛汴命提所部二千
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力馬河敵兵大至移屯南華
二帝北遷邦彥五表勸進建炎初命知荆南改東平未幾陷入
於金邦彥猶率民死守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父母妻子皆沒
於敵有司議罪上特憐之僅貶二秩俄起復除寶文閣直學士
兼知江州移建康遣裨將平劇盜張琪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
使以治辨稱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獻中興十議勸上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
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
命講讀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
裨聖學又言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
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裨將所能必得賢臣然後可制

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大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又宗室中豈無傑然人望可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古來人事既盡天必悔禍豈可獨歸之數乎若能乘機會宜如奕之爭先可制人不可制於人也邦彥素與呂頤浩善薦用之給事程瑀劾其五罪不報尋權叅知政事助頤浩排李綱論者皆之預政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卒無子姪行嗣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進士復中詞學兼茂除秘書正字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國子司業康素習憲章高宗開府召至濟州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其手遷起居舍人權給事中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孟忠厚遷顯謨閣學士康言祖宗以來后戚無爲侍從者

又言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例於本階遷遥郡刺史躐升五等。素法之甚。康皆封還詞頭。凡再降旨。竟不行。又奏韓世忠部伍奪御器。通諫臣止於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守城功狀。前後牴牾。宰相力主遷龍圖閣待制。趣康行詞。康論奏不已。坐是屢忤。以集英殿修撰奉洞霄宮祠。未幾移蹕錢塘。除中書舍人。康奏去歲郊禮前一日。日食而司天不以聞。廷臣不以告。致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爲無先事之戒也。今卽位閱一再歲。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多士解體。刑賞失當。三軍沮氣。臣願取建炎初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事屢上。連擢翰林。端明二學士。

向給樞密院事時移蹕未定上幸建康欲盡徙中原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乃止上巡江寧與李昉俱除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劉珪爲副賜褒詔凡四方奏議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仍許殺宰執班奏事同衛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至洪州金人絕江而渡倉卒奉太后趨虔州御史張延壽論列以盧益李回代往扈從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復起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卒年四十八追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李昉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五年進士累官起居中書二舍人北方用兵功賞制勅日數十百辭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適館伴高麗貢使卽遣中貴持以示使者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奉

宮祠欽宗立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予祠高宗復舊職
踰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劉迫遜位顧邵草詔邵請
得上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令就都堂草赦文降下邵面諭苗
傅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
不能用又以大義責逆黨王世修人爲之危不顧也進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將復辟邵與張守分草百官勸進三奏
三答及太后手詔并赦文皆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未幾叅知
政事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奉洞霄宮祠未閱月起知平江又
坐兄鄴失守越州落職明年赦復紹興五年詔問戰陣守備措
畫綏懷之方條上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畧儲將
帥責成功重賞格守備之宜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
策列長成措畫之方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

榜綏懷之畧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皆不
報閑居十七年卒於泉州年六十二諡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
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高宗初除太常寺簿遷
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從至揚州金人入侵帝倉卒幸
杭朝廷儀物悉皆委棄陵獨奉九廟神主戴負以行拜起居郎
中書舍人淫雨詔求直言陵引洪範言肅時雨若今寄太廟於
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奉安後時此不肅之咎也謀時
寒若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復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
赤子之冤莫報此不謀之咎也狂悞雨若今道路之言謂鑒興
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急悞寒
若軍興以來旣結保甲又改巡社旣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已

竭而猶誅求不幾於急乎凡此皆足以致患帝嘉納之封還梁
楊祖除發運使錄黃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
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爲援留將
相大臣相率死守勿効前日百官跣足奔竄棄城池以予敵使
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又論宣撫張浚傷於大專忤旨落職
與祠范宗尹薦其才復職入對言事有可汲慮者四尚可恃者
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
政權去而主益弱惟祖宗德澤尚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
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
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
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尙當賢祿當功刑當
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又論呂頤浩

既去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金人一旦引而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可也乃除劉洪道戶部侍郎趣往池州措置江防又論汚僞命者多出不幸望以情恕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胥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以言詔勝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其承望宰執風旨罷官奉祠紹興元年復右文殿修撰應詔言軍興積弊誥牒則彊以予民糧草則彊以取民舊例和買無本可支新行和糴豈皆盡善有司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預實加逼迫雖名曰借實同奪取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反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反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

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亦十去五六。獨有軍冗大費。患害國家。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復徹猷閣待制帥廣東。先是惠州會袞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攻張浚。又革幸。醫王繼先。制時論少之。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登進士。調婺州觀察推官。宣州教授。遷提舉江西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庶和。惟藻詩衆莫能及。與胡仲皆以文名時。人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尋除編修。九域圖志兼著作佐郎。與王黼不合。出判宣州。提點太平觀。投閑八年。欽宗召爲屯田員外郎。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次揚州。召試中書舍人。多所論奏。黃

潛善惡之假他事罷爲集英殿修撰奉祠明年復官兼直學士
院進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書所御白團扇
云紫詰仍兼綰黃麻似六經以賜搢紳蓋之屬多事詔令類出
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養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
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士夫類以貲結權倖奴
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至銀青光
祿大夫近稍鑄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
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
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
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
曆何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集爲日曆之
備制可六年范冲復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以恭宗禮

言不必別設外局事復中止恐遂散逸今藻貶秩予祠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得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起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升顯謨閣直學士遣使賜茶藥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增秩有差尋知徽州徙宣州忤秦檜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後徽宗寶錄成湯思退言藻所纂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溪有方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生平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柄懷檜檜死復職後其子得官者二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議論壘壘不窮登進士除婺州教授結交蔡京薦爲武選編修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有不同必先自治其心不然或誘

之以貨利啗之以聲色則於國勢安危法度利害人材邪正民情休戚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徽宗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所立法度已罷復行夢得上言天下之事不過可與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若徒以大臣進退卜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斯言獨無觀望除起居郎又言頃來用事者喜小有才故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職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德爲先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乞身先補郡京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夢得言祖宗時宣撫使皆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卽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

之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猶能力爭之昨八寶恩遽除童貫節
度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宣撫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
慚色罷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
移帥潁昌發常平粟賑民時使者劉寄方括錢五十萬緒請糴
梗輸後苑以媚宦官楊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賁旁郡皆糾民
輸餼就糴京師怨聲載道夢得極論之詔目得免李彥括公田
以黜吏告訐籍鄉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
得捕吏按治一郡大悅戩彥交怒罷職奉祠及高宗駐蹕揚州
召復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三計一日形以地理山
川爲本二曰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三曰氣以將帥士卒爲
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張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
敵皆在吾度內矣遷尚書左丞奏罷監州州縣擅立軍期可掎

欽民財者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之又與宰相朱勝非
議論不協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建康壽春六
州宣撫使奏移韓世忠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阜分守要害
王才引劉豫兵入寇遣使諭降之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陽受朝
命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八年除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行宮留守奏防江措置八事金帥宗弼犯含山進逼歷陽夢
得往見張俊請速出軍曰萬一金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趨
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退屯昭關明年復入寇遂至柘臯夢得
以所圍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
金兵不得渡而去命兼總四路漕計夢得浚曉財賦初建康屯
戶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樵貨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
與諸道兵咸集給以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

觀文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平海寇朱明尋上章請老拜
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曾開字天游其先顓人徙河南少好學善屬文登崇寧進士調
真州司戶改知歷陽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
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累遷國子司業起居中書二舍人
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除太常少卿實監大寧鹽井
召還監杭州市易務除直秘閣知和州徙恩州請祠得鴻慶宮
俄判南京國子監復爲中書舍人欽宗除顯謨閣待制知穎昌
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踰年求去起知平江轉廣東經畧安撫使詔駐潮陽招捕虔寇
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召還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
有一定之志然後措之事業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

行他日功烈可侔周宣矣。又言今車駕所幸限以大江未易遽犯恐窺伺全蜀一失其防則朝廷得高枕而臥乎。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帝是其言。尋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時禁旅單弱。開請參舊制增補之。又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當草奏。檜主和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檜招開慰以溫言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驚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依歸。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又引古詭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以爲言。檜曰。聖意已定。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有詔侍從臺諫集議。開復上疏言。但當修

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之所望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開力請歸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有黃達如者請籍和議異同爲士大夫升黜得擢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久之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盡復元官還致仕恩數開天性孝友厚於九族信於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弟幾字吉甫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終喪舅郎孔文仲武仲早從講學又與劉安世胡安國談經論事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入太學有聲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召

試館職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朝士爭趨林靈素幾獨不往遷
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靖康初提舉淮東廣西茶鹽高宗卽位轉
廣西運判江西浙西提刑以兄開力爭和議忤檜併罷逾月除
廣西運副徙京南路盜駱科起郴桂皆瀕洞撫司調兵未至謾
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祠得崇道觀僑居上饒
檜死起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庶安之賀允中薦召對除直秘閣
幾白去朝廷三十八年復至鬚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
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時懲檜奸方開言路應詔者
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一朝起之必
矯枉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帝
悅授秘書少監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權禮部侍
郎繼兄楫與開之後人以爲榮吳越大水地震舉唐陸贄所奏

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遣漕臣賑濟以年請老上曰卿
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
負陛下拔擢紹興二十七年上閔勞以事除集賢殿修撰提舉
玉隆觀越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兵犯塞中外大震有欲增幣
請和祈求緩師者幾爭以無益有害爲今日計正當嘗膽枕戈
興兵進討且前日傳檄數金君臣如此奴隸何辭可與之請耶
帝壯之孝宗受禪又上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
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
清凡三任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
卷二子逢最以學稱仕至司農卿逮終敷文閣待制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進士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
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宴勞之祐

恭感恩屬下郡得無擾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
務將犯夔州夔兵素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
去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紹興七年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
除兵部郎中轉右司日食上言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閣門賜
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進羊祐屯田故事下沿邊諸大將
議行屯田浚欲以呂祉代劉光世濤言祉疎庸淺謀必敗事請
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張浚不納未幾果召變浚夜半召濤
愧謝時帝駐蹕建康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
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因薦劉錡帝卽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
宣撫吳玠言轉運李迥服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對
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會劉豫
廢郭浩遣弟沔入奏事濤察其警敏可仗乞令詔諭陝右諸叛

將乘機南歸帝命濟草詔河持以往聞者流涕八年除史館修
撰命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
所欲言后愴然曰吾逮事宜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
便民憂勤宗社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奸邪罔上
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
亦或介介亟宜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輒忘今以命
卿濟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奸臣子孫得
逞其私智幾亂祿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
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誠爲可懼帝慰勉之書成進一秩
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
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借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尋除給
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

秦檜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濟以書謝之復上言害政五事其一
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二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畧
不畏避三小大之臣皆已甄叙其侍從初無大過理宜牽復四
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
五宰相引援臺諫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帝歎其忠直賜以繪
絲茶藥秩滿提舉太平觀起知湖州以疾卒年五十九帝痛惜
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
議帝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
凡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以上舍登大觀進士調單州司戶陽穀
縣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遷校書郎充編修六
典校閱累起居郎以言事貶知盧山縣奉嵩山祠隱居八載宣

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壅邀擊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除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爲江東運判領建康郡事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固守勢甚猖獗彌遜單騎扣城壘射蠟書城中諭以禍福時李綱行次建康相與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知饒州召對言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況能安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譴直輔臣有不悅者仍除直寶文閣知吉州建炎七年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貶斥垂二十年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

定有旨料升給卒以濟官人彌遜繳奏曰時方孔艱六飛雷動
百司豫嚴宜以宗社爲心其內倖細故不宜更勤聖慮帝嘉納
之權戶部侍郎秦檜再相贊帝決策通和彌遜請對極論和議
之害又手疏力爭之言陛下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
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
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
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幾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
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讐將何以責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檜邀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
兩地相浼答曰受國恩深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
不以爲然獨有一夫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
又言館伴使搆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

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在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再三桮雖不從亦憚公論多所降殺九年春再疏乞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漳州歸隱連江西山以終二十三年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弟彌大字似矩登崇寧

進士薦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拜丹賀正使時

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覘之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

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

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

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走馬承受白錫特童貫之勢不報師

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之錫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

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大

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爲叅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遷刑部尚書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姚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种師道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計除爲河東宣撫副使領勝捷軍張師正敗於河東彌大誅之遣餘卒援真定復叛遂罷宣撫命知陝州范致虛紮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叛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爲叅謀官言臣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中丞沈與求劾其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

未幾罷去卒年六十一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以親老十年不調每從蘇軾黃庭堅遊後擢議禮局編修徽宗改秘書郎時議東封汝文謂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爲皇太子就傳命勸講以時忌蘇黃山知襄濟唐三州因謝章自辯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同修哲宗實錄遷給事中高麗使人貢詔班侍從之上疏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遂命如舊制俄論內侍梁師威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師成諷宰相出汝文知宣州未幾召爲吏部侍郎復出知處密二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其法有司窮治黨與汝文駁以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本欲靖民今繫

而虐之爲厲無窮悉縱之又奏歲貢牛黃謂牛失黃則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分市使其害不專於密從之欽宗內禪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高宗卽位自改元詔書後所減上供獻諛者悉增之如和買絹杭州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乞視戶等第減罷又奏楊應誠欺罔請使高麗圖迎二帝若高麗辭於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果如其言紹興元年復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拜叅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并堂吏受賂者懲之又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怒面劾其專擅司諫方孟卿因奏罷之後卒汝文風度剷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世先在密時檜爲郡文學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性剛不爲屈對案

相話至目檜爲濁氣故不得久居位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三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侍從宋十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一

張熹

父根

劉才邵

程俱

張九成

胡銓

王綸

蔡崇禮

張嶠

胡松年

張綱

渠奎

王居正

張闡

子叔椿

趙連

劉珙

張熹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父根字知常登進士調臨江司理遂

昌令以四親在堂屏處十年曾肇與鄒浩交上其行義徵宗召

除親賢宅教授通判杭州請罷應奉製造諸局言人主一日萬

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且耗智慮日移賢不肯混

淆而綱紀不振矣願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不報擢提舉江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一

侍從宋十一

西常平奏罷走馬承受舉劾之權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運使郡守以下縱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專信閹人又去歲蠲本道租四十萬戶部責償如初常平錢本以廣糴待用比希恩者獻爲美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歛洪州失官物有司不察繫治兵吏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名和氣哉詔皆從宥大觀中入對又言陛下幸滌煩苛除黨禁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士大夫亦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遷運副加直龍圖閣陞淮南運使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抑商賈雖名若非正比和買額外無名之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凡縣令學官丞佐以下明言某堪充某州某縣吏部據以注擬視平配更差亦遠詔吏戶二部相度以

圖以水災乞散洛口米振貸流民因條列茶鹽常平利病之數
其大莫過於土木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會不足給羣臣一
第賞賜之用其次如田園邸店日增月益金帛帶縷之類下被
僕隸混淆公卿貴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又力陳花石之弊書奏
權倖側目據以奏牘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坐詆毀常平之法
動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以朝散大夫終
於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終身食淡母嗜河豚
及蟹根遂不復食母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聲煮登宜
和進士授辟雍學錄秘書正字辟李綱御營幕府建炎初通判
湖州遇明受變僞詔使煮撫諭浙右不從上旣復辟求言疏畧
曰人主戡定禍亂本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自踐祚以來
號令未足感人心政事未足孚衆望由誠有未至也天下治亂

在用舍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待從衆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陳恢復大畧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將相大臣募可用者厚賞之使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哉詔以付督府及沿邊諸帥轉中書舍人止呂祉不宜往淮西論上親信內侍王鑑又論張浚不宜特賜進士出身浚張浚兄也上以浚將母至行在欲慰其心改命同舍何掄書行誼不自安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太平觀祠明年召爲兵部侍郎帝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浚奏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

効者。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間。或進或却。豈不爲敵
所窺乎。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
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會將贈黎
確官燕言確素號正人。臨變失節。北面僞庭。且止勤王之師。
一旦加之贈恤。無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金使至議和。燕言陛下
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行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臣。以是知
悔禍有期。中興不遠。願益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既至矣。
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使已及境。若彼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
亦天誘其衷。必不强我以難行之禮。如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
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便當絕以大義。飭邊
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可也。
上覽奏曰。卿言可謂至忠。朕必不至爲彼所紿。燕頓首謝。既而

施廷臣莫將皆以力贊和議驟擢朝論大駭兼復疏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不復謀議便欲屈已大小羣臣震懼罔措彼迎合之徒姑爲已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其罪不容於誅夫御史府乃中執法前日勾龍如淵以屈和而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附會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衆論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復因此而擢右史彼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事乎望加斥逐以杜羣枉之門二人因是不敢拜命又面折如淵所薦七人皆北面邦昌今噤嚅附會以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及和議成命與太宗正士燬同朝八陵遷上問諸陵寢如何燕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默然又言近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盡拘黃河船於北岸不知安用自朝廷戒諸將弗遣

問謀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所費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燕所言皆切中時病檜恐忤敵意悉置不問命以寶文殿閣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至部首宜德意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發粟賑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胡世將納莽丹降人燕言蜀邊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鑒戒世將奏寢其事尋乞祠歸檜死起知建康進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拜吏部尙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因顯仁后意未決遲回久之至是燕奏言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諭卿言莽朕

心開春當議典禮金使施宜生來烹奉詔館伴宜生素聞烹名
因漏敵情烹密奏宜早爲禦備又乞減御前甲庫圖畫什物費
用罷內酒庫使無侵大農奪官課停教坊習樂工及勸上節賜
予省土木汰冗吏止北貨悉詔從之屢以疾乞骸給資政殿學
士大中大夫俸三十一年金人覲江民多驚徙復起知建康烹
至人情稍安因條上十事大畧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
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事遣子挺入辭詔肩輿
至宮給扶上殿問以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隆興元年拜
叅知政事以論龍大淵會觀罷爲人外和內剛卒年七十五諡
忠定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先世鶚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
著法語八十一篇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才邵大觀中上舍釋

褐爲嶺汝二州教授復提舉湖北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
博學宏詞遷司農丞靖康初轉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居
閒十年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吏部郎中
典右選先是宗室注官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至是
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人以爲便遷軍器監歷起居中
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
開渠十四爲陂與斗門以潞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紹興
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尊權吏部尚書以疾請
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
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枯溪居士集行世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吳江簿監太湖茶場
言事罷歸起知臨淮累遷將作監丞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

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官以病告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上言願陛下聖德日新庶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宗社危而天下亂矣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據臨安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朝廷命部金帛赴行在旣至乞病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雖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則誰與圖恢復之計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

繳還詞頭上言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序遷之例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易監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政和間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以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非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後來常調之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上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嘗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遷諫議大夫俱又繳還言俯雖才俊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有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臣恐人以

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言者論俱前棄城罷提舉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秦檜薦領史事辭病不至卒年六十七其爲文典雅閑奧當世稱之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錢塘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所患陛下溺於安樂惕於危亡志不足以帥氣功不足以蓋世忽於近利而止安於僻陋而喜則列聖讐耻中原人心將何望焉大抵前世中興之主莫不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又言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而陛下貴爲天子溫清闕如感時遇物寧不悽惋於心乎擢第一時遣以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除簽判鎮東

軍精勤蒞事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不能得卽投檄歸閉門教授從學日益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爲太常博士歷著作郎言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切於刑乞詔理官能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授浙東提刑辭再與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日陳西漢災異事攝刑部法寺閱大辟成案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詔原之例以平反當賞固辭秦檜主和議九成上陳十事言彼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我誠能從吾言使權在朝廷與之和未晚檜誘曰且成吾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惡其立異謫守邵州初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并苗絹未輸者謝曰縱未能惠民恐先困民耶是歲賦入

更先他時檜黨何鑄劾以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父憂免喪
詹大方復論與徑山僧宗杲謫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十四年益
勤問學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甑歲久雙趺隱然帝嘗對高閑問
其安否檜死起知温州民苦部使督軍糧九成痛陳其弊爲戶
部所持遂勾祠歸數月病卒平生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
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錄其子咸淳四年以孫象先力學飭行不墜家聲詔免一解特
示表厲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擢第策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
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
亂內訌尤當克勤民事以祈天永命上嘉之授撫州軍事判官
金兵追躡隆祐太后於賴銓募鄉丁助捍第賞轉承直郎父憂

歸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呂祉薦舉賢良方正除密
院編修八年桧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銓抗疏反覆
千餘言最爲痛切末云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桧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藥街然後羈留北使責以無禮徐興問
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
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全載弘道錄三人指桧與王倫孫近也疏入
桧怒其狂悖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論救者衆桧迫於公議
改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桧黨羅汝楫劾銓飾
非橫議復編管新州州守張棣發其與客唱酬誣爲怨望移吉
陽軍桧死量移衡州先是銓書始上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本傳
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及再謫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同郡王
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

知安遠遂死焉。孝宗卽位，復銓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變，論以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遷秘書少監，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記注不當，進呈二史。臣侍立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後殿常立，前殿則否。四閣門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依唐制，二史立螭頭下，前後殿皆分日侍立。許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班次爲拘，詔從之。尋兼侍講，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兼國史編修，奉詔議行幸，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掩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掩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等內附，銓言受降自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

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三大將來降高其爵祿以繫中原之望是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變且叵測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遠以絕後患尋除宗正少卿兼國子祭酒權兵部侍郎災異求言銓奏近者宿州之變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以是而欲弭災變臣知其必不可也又勸上絕口勿言和字且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還自何鼎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然而肉食鄙夫尚爲得計其說有三曰偷懦苟安附會而已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覩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又言今日和議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有可賀者十語極剴切至引晉帝青衣行酒事帝亦爲

之改容未幾命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符離師敗朝議棄唐鄧
四州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劉寶棄
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大將
李寶擁兵不救銓疏劾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
急相援今寶視敵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
角值大雪河水合銓先待鐵鎚鎚水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
奉興國宮祠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泉二州趣奏事留爲
工部侍郎乞開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
與外祠特賜通天犀帶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
府歷龍圖閣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
清庵集一百卷孫枬架皆至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文登紹興進士授崑山縣

簿歷鎮江婺州臨安教授權國子正釐正太學舊規吏不得緣
爲姦弊始裁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
部郎官言今兵事少暇宜闢庠序修禮樂頒令式示諸郡縣以
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中丞魏師遜薦
爲監察御史論事忤秦檜意師遜復劾之罷知興國軍檜死召
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試中書舍人高宗親
政詔命填委多綸所草奏守臣裕民事五條兼侍讀進講春秋
左氏合上意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撰吳玠神道碑宸翰褒
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杳至宰相沈該
未敢以聞綸率叅政陳康伯同樞陳誠之共白其事朝論欲遣
大臣泛使覲敵且堅盟好綸請行卽命爲稱謝使曹勛副之時
金已謀入寇特以善意給之館禮甚隆一日亮御便殿急使人

召連發數問。綸條對亮。不能屈。還朝。轉知院事。未幾。疾作。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移知建康。兼行宮留守。卒。贈光祿大夫。諡章敏。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徙北海。祖父皆明經進士。崇禮幼穎邁。秀發十歲。能文。聰敏絕人。尤覃心辭章。洞曉音律。入太學。晚始登第。調淄縣主簿。由太學正。遷博士。改秘書正字。歷工部員外。起居郎。攝給事中。管草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詞。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主。引裾管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高宗以爲得之。晚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再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無何以微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有巨寇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御

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域內外按堵如故徒明州召復吏部侍郎再執銓法遇兵革後簿書殘毀崇禮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建明重刊七司條勅悉書爲令雪轉兵部侍郎時諜傳金人并兵窺川陝御筆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言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蜀若不守江浙自搖又言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二者有閒風俗甚大不可不察御筆除翰林學士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進入崇禮言自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乃改命學

士又奏楊惟忠邢煥不當以節度使致仕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論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二人其他豈可援以爲例亦詔如故典進兼侍讀史館修撰會重修神哲二朝正史崇禮言神宗實錄元祐所修墨本已是成書朱本多蔡卞附會乞將二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增飾言語變亂是非難以據修欲乞訪求故家文獻仍下取知湖州汪藻所編類事迹赴本所參照從之又乞如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其言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久之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崇禮以郡爲行都肘腋疏請得便宜從事乃繕城郭厲甲兵控扼海道綏緝封疆會劉豫導金人入寇境內晏

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乞閑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爲人端方亮直不憚強禦嘗草奏檄罷政制顯著其惡無所隱諱檄涕憾之後矯詔下台州就其家索藥自納於帝前且將修怨故身後應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乞士夫亦無敢爲其任保者居內職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深得代言之體樓鑰嘗叙之以爲氣格渾然天成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張嶧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中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收房州刑曹叅軍劉子羽薦辟利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紹興五年召對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乃彼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雖士氣稍振然疲勞之餘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謂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

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除秘書
正字六年地震奏比年以來賦稅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
壑土著者失常業變異之由殆或爲此厠修政事之關以致生
民之安七年遷校書著作二郎兼史館校勘入對言吳蜀唇齒
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乏帥者已一年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
任州事者委任之此繫國家利害最要至於荆襄壽春宜亟選
良將兼有牧御之才者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
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
爲福建運判上言人君之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外
有勁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今皆
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今皆以爲當然而更爲迂

關之論此近於知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言皆切
中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
錄院同修撰金方狷獫封還防禦使何應詞頭謂應罰反賞何
以使人論王德已收復宿亳兩郡不宜擅退軍使岳飛勢孤乞
罷已降指揮未幾万俟卨論噪罷之復起除敷文閣待制知衢
州爲政頗尚嚴酷歲滿提舉太平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
古禮文之事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俄病疽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母鬻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
目不忘尤達於易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改校書郎兼資善堂
贊讀爲殿試叅議官得沈晦第一徽宗素聞晦名喜甚時方有
事燕雲松年謂邊釁一開禍有不可勝言者坐忤時相意予祠
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貪吏望風解印以

典利除害十七事揭於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立國無藩籬之固二遣將無首尾之援三不攻敵技所短名爲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松年繳奏曰去年秦檜還朝褒贈何崇已大拂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宜詔有司詳考實狀以示激勸除給事中奏言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如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惟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秦飛艘往來之便時上欲選將奏言願陛下親出勞軍卽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上以爲然除兼侍講試工部尚書副韓肖胄充金國通問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因條戰艦四利一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牽制劉豫使不暇

營襲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真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闔漸多名將不獨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西順昌積芻粟欲憑金人侵我邊鄙時韓劉岳各當一面三人聲勢初不相屬松年奏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以舟師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次平江命松年權叅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

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卒年六十。松年姿貌巍然。澹於財利。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請。喜賓客。俸入至不足供所舉。代皆一時聞人。薦拔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檜秉政。無不曲意阿附。松年獨鄙其爲人。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上舍及第。除大學正。遷博士。校書郎。入對論。方今君子小人溷殺。邪正無別。愼邪得志。邀功生事。禍患方殷。而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宜以祖宗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與蔡京論事不合。奉玉局觀祠久之。遷著作佐郎。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歷屯田司勳。二郎力言不可。遣童貫蔡攸使朔方。不報。金人犯關。命綱分守城壁。

旋解嚴網獨不肯受賞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時方務姑息諸將往往輕朝廷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小忤輒釘手於門事聞詔網窮竟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下階按問罪立具悍將爲之斂名權監察御史進起居中書二舍人宗室令應特轉大中大夫綱繳奏非祖宗故法王居正亦以爲言命遂寢張俊駐師九江奏瑞昌令郭彥章執其營卒彥章坐免俊又乞免私家徭役綱疏言中興以來徭役功臣與編戶等蓋欲共濟國事不宜倖免又彥章奉法守職宜獎而反黜無以示勸詔從之又請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乃詔宰臣呂頤浩監修著爲令會推恩元祐黨籍時無限制陳訴者紛然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正論始定尋除給事中檜黨魏矼希意劾罷以徽猷閣待制奉祠二十年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講詩周

南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歎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尋權吏部尚書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必擇清望官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彗星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未幾叅知政事時上親政懲檜苛暴諭輔臣寬恤民力綱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乞鑲版宣布中外使皆知上德意告老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上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賜羊酒存問卒年八十四生平篤於自守嘗書其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初謚文定尚書汪應辰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嘉泰二年罷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不肯習新經字說不第十餘年後司業黃齊同知貢舉得其文欲擢爲首以風

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避寇陽羨山中范宗尹薦召至謂宗
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耶入對奏
今日之事不患其難患吾立志不堅建功不勇蓋昔人於難者
必堅心圖之勉強爲之非若今以爲難不復有所事惟俟天意
自回強敵自斃如宣和靖康至於今日而又云難臣有所不恐
聞矣上嘉其說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
明堂奉太祖太宗配從之撫州守高衛獻甘露圖居正言今日
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請却其圖尋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
遷起居郎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疏時務數千言論省
費尤切謂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
半之說及至於終所費愈大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
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矣。居中與秦檜素善。初檜論天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
因而奏。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
言。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檜銜之。出知婺州。
舊例歲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有詔復崇
寧之數。又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鶻鶻色者。居正皆力言於朝。
免之。召爲太常少卿兼史館修撰。遷起居中書二舍人。上稱其
言極得詞臣體。和州乞獨進奉大禮絹。居正言當速如所請。除
目有自中出者。並繳還。仍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除直學
士院。拜兵部侍郎。出知饒州。改吉州。以言罷。屏居括蒼。帝諭其
弟駕部郎居修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起知溫州。自知非出
檜意。必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
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

以任弟居厚其學根據六經始楊時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
舉其端子成吾志遂刻厲十年成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十二
卷周禮辨學五卷又外集一卷盡哀安石與雋言之畔於道者
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因言陛下惡安石之學灼見其弊安
在上曰安石學雜商韓今日之禍人徒知罪蔡京王黼而不知
由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不止此因陳其釋經無父無
君者若干條帝作色曰是大害名教孟子所距邪說正謂是矣
退乃序帝語鑒於首簡居正書既行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
府於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由舍選登第調
嚴州兵曹掾方臘亂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而官軍退却
州將歸罪欲殺之闡力爭得免紹興間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
北

南皆辟置幕下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求嶽祠歸歷
鄂台二州教授給事林待聘薦召試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
吳益王府教授奏諸將專兵在外禁衛單寡有功輒邀爵賞有
過姑息不問上納其言遷秘書郎兼國史檢討檜啖以美官不
從久之罷奉崇道觀祠歷泉衛二州通判檜死起提舉兩浙市
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
應詔陳弭災禦盜之術上言四事一以外患困中國歲有聘幣
民不堪命二遣歸正人爲辭甘心怨聲載道三州縣吏漁奪賊
賄莫之誅禁四租稅已赦復征上澤例爲虛文是數者苟能實
心舉行何患不能動天地召和氣哉帝嘉納面諭所言浹中時
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
孝宗卽位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軍恩鼓譟希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爲施行再遣
議和闢奏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
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上頗是之是冬條上時務十事直斥
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闢與王十朋同封內殿大加稱賞賜酒
及御書陞尚書兼侍讀會蕭琦等降闢請受之王師收復靈壁
虹縣闢慮諸將深入無援請益兵數後已而果失利衆論歸罪
於闢闢曰出師受降是也諸將自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燭前
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張
浚軍聲復振金人求和闢力陳六害又言不與四州乃可通和
議諭先定方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
殘酷虐吾民臣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之弱朝論避之直宿學
士院上顧問尤數常請增廣諫員帝謂朕非拒諫者奈好名賢

直何剛奏聖度當如天不可與臣下爭名力引疾乞骸除顯謨
閣直學士奉興國宮祠陞辭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
卒年七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士大夫懷安成習知和
議之非者已鮮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一意言金人世讐不
可和者惟胡銓張騫而已子叔椿光宗末爲侍御史論招正擅
離位次棄國之罪除吏部侍郎

趙遠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資州遠幼穎敏讀書
數行俱下好聚聞史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
出處大節根窮柢究尚友其人時論以遠文章似蘇軾故稱小
東坡云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當帝意
擢爲第一時檜意有所屬不悅之罷知舉王曠授遠左承事郎
簽書劔南東川帝嬖問召除校書郎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檜意

愈恨又遣所親以百金餌之達不受亦不往謝會廣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益怒曰達謂今時尚未太平耶方欲擠之未及而檜死帝臨哭還卽遷達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從帝如景靈宮帝屢目之卽日引上殿面諭曰檜勢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故始終皆朕親擢尋充普安王府教授勸講至扈太子事王問於斯時也苟斬江充自歸何如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遷著作起居二郎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得王十朋閩安中諸人未幾兼給事中除中書舍人登第僅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帝語王綸曰達純正可用蜀士未見其比所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薦帝皆可之以疾求外尋卒年四十一帝收淚歎息久之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

色不取非財乎雖不肖庶幾慕之惜其論建不盡傳於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羣學以廕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除諸王宮教授遷禮部郎官坐不肯追諡秦檜父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吏不得爲姦兼權秘書少監中書舍人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義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者劾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除楊存中江淮宣撫使付以軍務珙不書錄黃上怒曰珙父爲張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宰相召珙諭旨珙執奏如初乃寢其命中旨以沒入王繼先第賜田師中除李

珂督府掾珙皆論罷之出知泉興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值歲旱
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介遣田
寶錫欽率兵進戰破賊其徒有相斬捕請吏者除罪受賞追至
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金以降支黨竄匿者悉招降之給據歸
田所上功狀詳實將材優劣被賊先後歷歷可觀上璽書褒諭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每進對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
心爲萬事之綱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
不悅特爲儒佐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
能敬信功烈當不止此上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言
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逮且栻曉暢軍務曩幸
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叅知政事奏除福建鈔
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
必簡錄

效帛巨億計值久旱上齋居禱雨一夕而應因奏陛下誠心感
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
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爲竦然龍大淵死上欲召曾觀
還琪力爭之又論殿前指揮王琪不當薦教授劉甄夫請併罷
琪上怒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其正直有才且肯
任怨改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入辭又獻六事至鎮首蠲稅務
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奉新民不勝餘稅而逃併失正稅亦奏除
之轉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兼湖北安撫使繼母卓氏喪懇辭起
復引經據禮詞其切至服闕再知潭州安撫如故止安南貢象
騷擾定湖北茶寇盜竊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兼江東安撫行宮
留守會水旱奏蠲苗稅禁止遏糴貸諸司錢遣官告糴籍主客
戶高下振給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糴闔境賴之進觀文殿

學士以疾告孝宗遣醫診視遣奏論近習用事今寄以腹心耳目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既又手書與朱熹決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精明果斷持繼母喪至孝不廢內外總功之服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所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計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